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

宋 周密 撰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因攷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

凶事載左畔吉祭載右畔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專殺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刋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

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
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
阼以右為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
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
生而虛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
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攷張平子賦
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
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為助之重且大者漢

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漢制尚右詳見班史

史記多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

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髠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文意相類

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歐公喜誦之遂以此語作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

斤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
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
此者吁可怪耶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欻
然車蓋凝盧未舜瀰漫霮䨴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
爇空萬夫皆廢靁練四墜日中見沬移晷而收野無完
塊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
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
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横委乎天末又

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宫為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為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

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為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内宴因以為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傳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内殿蓋紀實也既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絶不與通密遣内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為姪既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淚俱且指他事為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

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即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
長蘆僧事與章獻
玉泉事絶相類

脫靴返棹二圖贊

年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為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為對各系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

丁大全內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掊擷其在都日餽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為賍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藁久矣余偶得之脫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蹈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

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視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為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録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虚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為君子哉

輕容方空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為衣而詩中容字乃為流俗妄改為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又

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紈素也氷言色鮮潔如氷釋名曰縠紗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大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為亭榭所植

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大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咏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

陸沉於荒烟蔓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創别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閟絶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為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多蚊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嗜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甚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窻飛豹脚蓋

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脚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壓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聞京師獨馬行街無蚊蚋人以為井市燈火盛故也吳興獨江子滙無蚊舊傳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滙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

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談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嘬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即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雲如烟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為所斃按爾雅鷏蟁母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

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
叢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
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
謂之鷏然以其羽為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
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
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蠆為蟏孑分為蟁兔齧為蟹物
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孑分污水中
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沉久則蜕而為蚊

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為豹脚又其字或從昬志其時也又為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謂螢以蚊為糧云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罪於水也因萃數說戲為吾鄉解嘲（子倶折反）（分勿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家逮今為人寶重然久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為人因書其概於此侍郎名澂字子清用伯祖閣學侯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為福建檢法陳應澂丞相帥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投諸海澂白其長曰朝廷有憲部而郡國無憲臺可乎力爭之因命閲實遂為區別戮者黥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

以京削為刑部郎日有鄉豪素以俠稱為時所畏殺人誘罪其奴獄上駮之請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為豪擠去又常德有舟掮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澂奏援太祖朝戮范義超故事以為殺人於異代既更開國大霈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尚多後權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

起家未七十而納祿者至澂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琴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葉如黍米木石亦奇潤自成一家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閣學侯所為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霅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為一宗子所

據已有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顔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為賦多令云蘋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緩傳杯催喚紅妝㷿綰烏雲新浴罷拂地水沉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鬢霜悵綠陰青子成雙說着前歡佯不采颭蓮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真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為偶也

都厠

劉安别傳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

應斥八公為安謝過乃赦之謫守都厠三年半山詩云
身與仙人守都厠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都厠者得非
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厠字亦有數義說文云圂厠也
圊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註云偃屏厠也屏厠則以
偃溲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冷坎隸人涅厠塞厠萬石君
傳建為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
身自澣洗孟康註曰厠行清牏行中受糞函也他如晉
侯食麥脹如厠陷而卒趙襄子如厠心動執豫讓高祖

如厠心動見柏人金日磾如厠心動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厠中李斯如厠見鼠賈姬如厠逢彘陶侃如厠見朱有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厠郭璞被髮厠上劉和季厠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厠中崔浩焚經投厠中錢義厠神李赤厠鬼文類甚多皆為溷厠之厠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見之音訓則謂牀邊為厠張敞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服虔註曰厠側臨水韋昭則曰髙岸狹水為厠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

居外臨厠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攷著於此焉

敬巖註唐書

王元敬大卿恱强直自遂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為人莫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學亦嘗增註唐書因携以求正焉王讀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儲君也當以弑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其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日以殺舜為事今卿弑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為答是知

文字未可以輕訾議也

黄子由夫人

黄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强記經史諸書畧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睪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内翰為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興既已録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即知其誤會炳如以藏

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衙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鄭越人世號越童）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悸處獨

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洪景盧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

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閒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吴郡王冷泉畫贊

莊簡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宫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淵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鞵筇杖獨携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為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趂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怳然頓首謝

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埽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曽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為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

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縑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縑為紙鳥絲欄乃織成為卷而書之所謂璽紙者亦以璽為紙也按蔡倫傳云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隋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縑草書白縑行書白緞縑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揖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截縑枚數重疊即名幡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

是其聲雖同而系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書之邪

談重薄命

吳興人談重元咼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為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

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歸一大學之徽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為酒誰伴醉如泥九日病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

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内司所刋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

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士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膧音膩不可疎者還可禳

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為持呪俾之沐髮葢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髗不解意有物為祟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為創道宇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將軍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誤轉為衙珩璜論云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為廨舍兒子為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訛武德元年

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啟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勗病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副衙內葢官稱耳唐謂前殿為正衙豈亦以衛仗建旗而名邪

宇舞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

由來久矣

齊東野語卷十

齊東野語卷十一

宋 周密 撰

黄德潤先見

黄洽德潤事阜陵為臺諫執政未嘗有大建明或譏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内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賛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

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復得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語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資政知潭州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嘆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淚下

譜牒難考

歐公著族譜號為精密其言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當唐末黄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

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爲安福九世孫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黄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爲十六世恐無是理後世譜牒散亡其難考如此歐陽氏無他族其源流甚明尚爾矧他姓邪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吴人國史作杭州人初名祼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彦

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黄旛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叙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旛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

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清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前緣今
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若蘇屬國牧羊
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詩曰蘧隱老書生繆
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憐復盟好仗節
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偸輩果不惜一往何
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
遷同來悉已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
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嘆安得歡波

瀾卷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獨守節齊人有甘言經首自絶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禄徒以老為民況我禄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没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屍以黄旛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刋我室年尚少兒女皆童稚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戹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沈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殂北

人哀其忠為之起墓鴈門山歲時致祭焉所記張浮休之弟確甞為鳥延帥幕獨不廷謁童貫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補史闕後董詵自拔歸南上所為詩贈直龍圖閣國史雖有本傳甚畧且無其詩并敘與此亦少異余訪之北方紀録得其實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鴈門父子寄守武州宣寧尉没

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為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因西京獄久之免為黄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還徽宗東華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殁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

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歷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姚孝錫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鴈門州將恇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鼾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注五臺簿移疾不仕因家焉時年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以賑貧之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十座花竹百畝中歲盡以

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
八十三乃終有集號雞肋有題滕茂實祠云本期蘇鄭
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遺老秪今猶涕淚後生無復
識風標西陲鴈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平生
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人
情冷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煖衰年病骨識陰晴玄
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烏先噪廢
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黍炙客病空懷奏楚音五

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雷谷虛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詞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别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呪

你或誇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也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茍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榿木

杜詩乞榿木詩無音或讀作豈而韻書亦無此字集中又有榿林礙日吟風葉鄭氏註曰五來反若然當作䕆字余嘗見陳體仁端明云見前輩讀若欹韻頗以為疑

後見劍南詩有著書增木品搜句覓榿栽又荆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植佇華滋盍信欸音為然榿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謂即榕云

辨章

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辨治也正議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讀詩記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云平平左右今考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下云便

程則訓平為便也駰按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文葢讀平為浦庚切平既訓辨遂為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為今文安國書為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詩疏所援書傳為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云賛辨章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懐

中出一劄乞以㱮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
問何人爲此則荅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
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黄嵓酒税秩滿到部注某闕鈔
上省檜押物顔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
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名見之熟視曰公檜恩
家也泳恍然不知所荅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
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
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

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為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别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熺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騃嘗燕親賓優者進伎熺於座中大笑絶倒檜

殊不懌檜素畏内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鶚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熺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朱漢章本末

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内禪前一日宰相朱倬罷倬字漢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謂張浚明㨿薦之非也

其實因劉貴妃以進妃北人流寓閩中有殊色中貴人
掌神御者圖上其貌久之不省始歸西外之宗家它日
上見圖悅之命召入遂有寵其父懋後至節度使倬居
鄉里識之寅緣締交後為學官請外得舒州將陛辭刺
知上燕閒所觀史傳於奏疏中道之大稱旨留為郎不
數年為中司遂至宰相最惡王十朋其在臺嘗風陳丞
相康伯去之陳以告汪聖錫汪曰彼為中司胡不自擊
之陳曰畏公議也汪曰彼且畏公議相公獨不畏公議

乎既而十朋不自安請外將予郡倬又曰顛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論大喧然上眷殊厚辛巳視師同至平江洪遵景岩為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依求入為禱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將内禪康伯奏書詔方冗翰苑獨員洪遵在近欲名之倬惡其非出已即曰不可其弟邁新為右史令復名遵此蘇軾與轍所以變亂元祐也上卒名遵副端張震真父為同列言上方行堯舜之事此人豈可輔初政不

去之必為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聽時競傳覃需在
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既蔭補矣頗欲並緣
在學人例竄名其間真父庶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
遂罷相景岩適當制有云為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
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時真父疏不付
出內外迄莫知其所坐雖倬亦自疑懼惴惴累年汪公
帥閩至郡方欲謁之一夕暴下卒國史本傳乃謂高宗
有內禪意倬請徐之及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以憂懼

卒或以為服藥而殂皆不然也

陸務觀得罪

陸務觀以史師垣薦賜第孝宗一日內宴史與曾覿皆預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從曾乞詞時德壽宮有内人與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覿因謝不敢曰獨不聞德壽宮有公事乎遂已他日史偶為務觀道之務觀以告張燾子宮張時在政府翼日奏陛下新嗣服豈宜與臣下燕狎如此上媿問曰卿得之誰曰臣得之陸游

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惡游未幾去國

蘇師旦麻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顔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彦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為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為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為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葢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為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

官而下遷於司業易被草蘇司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被遂遠貶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顒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

葢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堅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為普安府教授即為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果皆名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孝李后

慈孝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戚方諸將故羣盜也后天姿悍妬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偃蹇或乘肩輿直至内殿成肅以為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冊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謀浩以為不可遂已宫省事祕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妬每欲殺之紹興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寘之死地或以

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權殯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㫖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歛歸諸

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藴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横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

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録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黙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别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籍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已者指為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為偽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

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别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游自詭道學既登朝時論方攻偽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為學官喜滑稽嘗以祀事同齋宿談謔之際友龍不能堪以語及

之云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臺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會友龍為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之於是召文莊為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紹節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既寢謝遂去國而友龍亦出為淮西漕日夕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為跳河子者時時剽獵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為奇貨於是

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釣奇立功以自蓋得之大喜附而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大莊論安丙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遂逕入銜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遽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為朝廷計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曦

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為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㫖且詣御樓受俘於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斃否則又一曦也

王沈趨張説

張説之為丞㫖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説為戒衆皆聞其説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説所

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

協韻牽强

詩辭固多協韻晦菴用吳士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强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為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菴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説然恐無此

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亦不勞牽强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即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

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携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既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横塘上沈嘗以詩遺之蟹曰黄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横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蠡須圑老香研柚㜕藉庖丁細擘蔥分寄横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

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
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蝤蛑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
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鈹劈噺湖女手如
葱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
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為人所訟吾以長
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
團臍還却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
渡入幾家煩海滷醢成何處污園葱好收心躁潛蛇穴

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真氏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以為笑沈所指園雌為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倜

吳倜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為第一崇寧五年羣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面而願交邃經學妙語言為時聞人其父伯陽嘗夢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去出門見旌旛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已而捷音至先以

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删定勑令所出為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計從容委買霅川土物無虚月倜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實直京覺之而怒重和二年名為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鄉曩居杭識推官吳倜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知陛下御諱而不

肯改乃以一圈圍之葢言倜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肯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鄆州孫竑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甚者論其即倉為宅拆倉字為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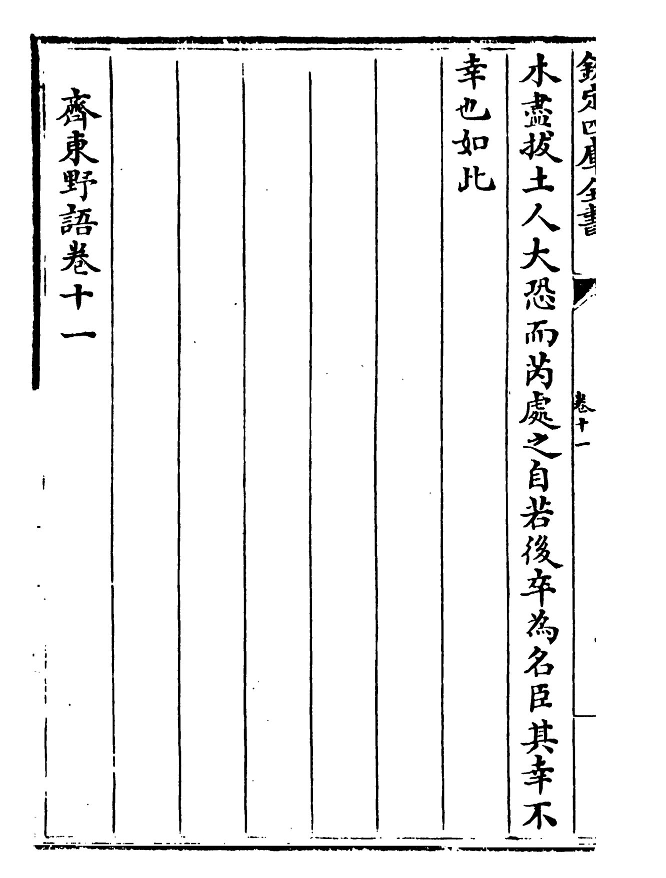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

母為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為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璫陳詢盡監繫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鄞南朱教授失其名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

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烟霧蔽舟既而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斃於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暐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



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一

齊東野語卷十二

宋 周密 撰

姜堯章自叙 單內丈附

番昜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甞受其知矣内翰梁公於某為鄉曲愛其詩

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為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為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為子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為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為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

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曽幼度商鞏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塲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

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為懷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為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絶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黄白石景說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

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真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考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藁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堯章考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膽又甞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横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疋（音疏）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巳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亦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鬬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禊序不入選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選或謂絲竹管絃天朗氣

清有以累之不知絲竹管絃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絃爗煜抗五聲之語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氣清又晉褚爽禊賦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風揺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清明為三月節氣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筆墨之妙言之固當居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豈以其表表得名自應别出不可與諸任齒耶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耳識者試評之

淳紹歲幣

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紅絹十二萬疋疋重十兩浙絹八萬疋疋重九兩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綱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同左帑庫子秤子於先一年臘月下旬至盱眙軍歲幣庫下卸續差將官一員部押軍兵三百人防護過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屬副使本軍倅或鄰州倅例用歲前三日先賷銀百鋌絹五百匹過淮呈樣金人交幣正使例是南京漕屬副使諸州向知於

所費銀絹內揀白絹六疋銀六鋌三分之令走馬使人以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樣一分留泗州歲幣庫以備參照例用開歲三日長交通不過兩月結局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需索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金三十五兩木綿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銀六百二十兩木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雜物等並在外俱係淮東漕司出備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

管認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飯食並淮東漕司應辦下至
安泊棚屋廚厠等皆自盱眙運竹木往彼蓋造彼皆不
與焉盱眙日差倚郭知縣部夫過淮搬運銀絹兼應辦
事務其揀退者遇夜復搬運過淮歸盱眙庫交收其勞
人往復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約三百餘步始至交
幣所皆徒步而往雨濘則攝衣躡屐踸踔而行艱苦不
可具道也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幹官擁安節為歲幣
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揀退銀絹甚多逼令攜歸安

節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節不勝其憤曰寧死於此不得交誓不回雖野宿不火食亦無害聲色俱厲彼度不能奪竟如數收受給公文而歸壽皇知之喜曰安節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監六部門時通判揚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頗著勞績亦蒙獎拔焉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疋錦茸背緊絲撚金線青絲綾樗蒲綾線子羅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覿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

馬若外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發副使土物之貲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副使四百貫銀絹各一百兩疋又有公使各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疋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金二十五兩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及泛賜等物在外若盱眙等軍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貲焉宣和甲辰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綠礬二千裨挑例五番運送交納又代輸燕京稅物綿絲雜物計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紹興壬戌初講和歲

幣銀絹各二十五萬疋兩今每歲各減五萬疋兩至烏珠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於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為我者當何如哉時聘使往來旁午於道凡過盱眙例遊第一山酌玻瓈泉題詩石壁以紀歲月遂成故事鐫刻題名幾滿紹興癸丑國信使鄭汝諧一詩云忍恥包羞事北庭驛亭候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卻向都梁記姓名可謂知言矣噫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親之

貴亦不易余因詳書之

書籍之厄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

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來
復加集録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
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夫士
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
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鄴侯挿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
八萬卷唐吴競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室丞平時
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易吴氏
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輿皆號藏書之富

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靡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葢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

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
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嵒東窗鳳
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
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負郭
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
二十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庋置
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時
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埽地因考今昔有感斯

文為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故先儒為之說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為雷震死者何

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為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謂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歷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

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為神又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天書勣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為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巽李沩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揚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皆倒書内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耶近丁亥六

月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廸壵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葢有未易語者耳

賈相壽詞

賈師憲當國日卧治湖山作堂曰半閒又治圃曰養樂然名為就養其實怙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謟詞囈語也偶得首選者

數闋戲書於此陳惟善合寶鼎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
再乾坤初造筭當日枰棊如許爭一著吳吾江左談笑
頃又十年生聚處處郊風葵粟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
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
千門角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
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舄繡裳
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龐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
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

早廖瑩中羣玉木蘭花慢云請諸君著眼來看我福華
編記江上秋風鯨豩漲雪雁徼迷烟一時幾多人物只
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
下走春橐鞬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
千千凫鷖太平世也要東還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
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
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
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弭兵策微妙難傳玉帝要

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減倬然齊天樂云金飈吹淨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閒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銀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覓個沖澹襟宇帝念羣生如何便肯從我乘風歸去吏遊洞府把月杼雲機教他兒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與徐稟陂塘柳云指庭前翠

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
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
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
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
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瑶卮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
來去自鷗鷺郭應酉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雨灑
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
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秪和天語不遣人

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係定虹玉腰圜閶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事聖姑素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之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㝵井林莽榱梁間極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𭔃以答神庥詒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彦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擾金淵叔參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臺臣劉應謝避逅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甫退朝則劉彈章已出蓋降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黄面老子則趺跏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内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絶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捕猿戒

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

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徧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緝織為布或垢浣以火燒之則淨十洲記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為火浣布有垢燒即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

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昔温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槖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黄白顔類木綿絲縷蒙茸若蝶粉蜂黄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人强取以去或云石岩有絲可織為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歷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既已頒

歷而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臧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歲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歷法以章法為重章歲為重蓋歷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而十九年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歷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

庚午歲歷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為冬至又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佑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為章歲其十一月是為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

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尋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佑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數歲之數

實欠二十八日歷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歷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歳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歷卻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歷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

行定朔之説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為十一月初一却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為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趲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為大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則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不得歸餘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歷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

漢曆五變而大初曆最密元和曆最差唐曆九變而大衍曆最密觀象曆最繆本朝開基以後曆凡九改而莫不善於紀元曆中興以後曆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曆且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曆已頒亦改正之今何惜於改正哉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與大史局官辨正而大史之辭窮朝廷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曆為承天曆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雖不

善章蔀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歴以考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畀予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歳一閏五歳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歳一閏無乃失之疏乎禧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歳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歳一閏無乃失之數

乎閏之二年辛酉既閏矣禧之元年壬戌又閏禧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歷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

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齊東野語卷十二